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五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表

密州謝表 自此以下表皆上神宗

臣軾言昨奉勑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
上訖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
躬已日知於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中謝伏念臣
家世至寒性資深下學雖篤志本 先朝進士篆刻之
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以散
材莊子養生篇匠石之齊見櫟社木其大蔽牛匠石不顧而行弟子問之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周禮春官籥章掌土皷豳籥中春晝逆暑中秋夜迎寒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
小人之情僞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消埃以為公朝
不發私願堪挈上國頭憂桂玉之不充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謁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

見於堤王雖見於帝今令臣会王杖桂因見見帝其可得乎請郡東方實欲象昆之

相近頓賓超然臺賦叙云子瞻既通守錢塘三年不得代以觀之在濟南也求爲東州守既而得請高密時頓演掌齊州書記拔云在濟南自惟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

臣其僥倖不過如此雖云跡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爲人無賢愚皆

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認至恩益

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

則爲臣之報國

徐州謝表

臣軾言分符高密漢文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師古曰与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壓督府熙寧十年公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未到改知徐州二月与子由會於澶濮之間四月到徐州並見烏臺詩話荷恩

深厚撫已兢慙中謝伏念臣舊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顧慙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旣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徐州謝獎諭表

墓誌云熙寧十年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城將敗公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卽

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而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版公廬於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城以聞故朝廷降詔褒之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勑以臣去歲脩城捍水粗免踈虞特賜獎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褒稱勞勉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語中謝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踈經術既已不深吏事又其所短累忝優寄卒無異稱寬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後漢班超以功封定遠侯初超在西域被召以任尚代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尔尚後竟失邊和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唐史陽城傳城知道州賦税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城自書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乃若河決瀆淵毒流淮泗百堵皆作鴻鴈詩百堵皆作注云一丈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

難。蓋僚吏之劬勞三板不沉史記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板。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貪天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獨竊璽書之榮以為私室之寶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罹特遣使以存問既蠲免以賦調又飲食其饑寒所以録臣之微勞蓋將責臣之來効臣敢不躬親畚鍤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補絲毫

徐州賀河平表

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復患害若再生中賀

伏以大河為災歷世所病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我乃同孔安国云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与他州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史記河渠書云自河決瓠子二十餘歲上封禪之明年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塡決河延作瓠子之歌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旧迹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父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凜孤城之若塊治兹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蠲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舒

下情而作頌

湖州謝表 時監察御史裏行何中正摘公表中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數語以爲安自尊大夕催盜察御史舒亶亦繳進公印行詩冊侮史中丞李定王安石容也定不服毋喪公以爲不孝惡之定以爲押劾公怍詩謗訕故自湖州下公御史獄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 中謝 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闊踈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 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 東坡云頃試制幸中擢英宗即欲授其知制誥相国韓魏公曰蘇某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大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无復異辭矣今驗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尽以爲然然則適足以累之也　英宗

（曰知制誥既未可且與修起居注可乎觀公曰記注與制誥同亦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一近上貼職與之他日擢用亦未爲晚乃授直史館歐陽文忠時爲參政慮執事言中有不喜親公者謙某以爲阮　英宗之意不便與兩制爲說乃諭公之語於某某曰親公所以於其之意乃古之所謂君子之妄人也以德者教事見李友权師支哉說）蒙　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即密州徐州）非不欲寵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授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公熙寧中嘗爲杭倅）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王鞏定國）

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李承之知南京嘗謂予曰昨在從班李定鞫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啓問一日定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誠奇材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材也歎息不已

黄州謝表

魏泰東軒筆錄云公繫御史臺獄神宗素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進呈忽言蘇軾於 陛下有不臣意 神宗改容曰軾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舉公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對曰 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章淳亦從旁解之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龍也 神宗曰自古称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乃退淳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也珪曰此舒亶云爾淳曰亶之唾亦可食乎時宰臣吳充直舍人院王安禮皆乘間營救 神宗曰行釋之矣公囹圄中作詩以聞 神宗覽之惻然 太后又以救言感動 上心遂促令具獄止以團練副使安置黄州又劉元城語錄云子第

固欲其佳然不佳者未必無用軾元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沃下之上病之環視而不敢救時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乃憤然上書欲附京進府官不敢受乃令其予怒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素儒徘徊不取投欠之東坡出獄其後見副本因吐舌色動人問其故東吱不荅後予由亦見之去宜語況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獨不見鄭昌之救蓋覺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傲宜帝之怒且覽饒正以犯許史華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大高与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號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獨不激人主之怒乎或曰是時赦坡者宜為何說元城曰但吉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出子孫公接以為[illegible]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准勑責降臣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州訖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

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祗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 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神宗見公議學校貢舉狀深嘉之遂特於便殿召對考其所存之言試守三州公自杭州通判移知密州就差知河中府未到任改差知徐州未蒞移湖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天奪之魄矣原叔即同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棄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家語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兩觀闕名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左傳文公十八年太史克曰舜流四凶族以禦魑魅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磨麗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

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蔬食汲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莊子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求惟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嵩式鄉常之韻語陽秋云葉石林詩話載元豐間東坡繫獄神宗本無意罪之時相因擧軾檜詩謂有不臣之語得章子厚從而解之遂薄其罪而王定國見聞錄云東坡在黄州時上欲復用王禹玉以歲寒惟有蟄龍知激怒上意章子厚力解遂釋予觀東坡自獄中出与章子厚書云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一二數平時惟子厚与子由極口見戒反復其苦其疆狠自不以爲然又云一旦有患難先復相哀者惟子厚一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救卹之其与世俗異矣則知坡繫獄時子厚救解之力爲多石林詩話不妄也）

謝失察妖賊表

臣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准淮南轉運司牒奉 聖
旨差官取勘臣前任知徐州日不覺察百姓李鐸郭進
等謀反事臣尋具析在任日曾選差沂州百姓程棐令
緝捕凶逆賊人致棐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會施行
至今年七月二日復准轉運司牒坐准尚書刑部牒奉
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固當
重責罪疑則赦 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
愍憐之數中謝伏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
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消姦宄於未萌
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職夫豈勝誅況茲溝瀆之
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已知危至於捕斬群盜
之功乃是隣近一夫之力請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爲國

督蔵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史記毛遂云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豈足言勞勉自列於消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自爲幸何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舞虞舜之干[孔安国云干楯也羽翳也皆舞者所執 修闡文教]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史記商本紀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寬務在考实而原情何嘗記過而忘善益悟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未死於饑寒石心木腸[晉隱逸傳賈充等見夏統歎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誓不忘於忠義

謝量移汝州表

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誥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祗服訓詞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為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私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公雖謫黃州然　神廟每憐之一日語執政曰国史大事朕意欲俾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遂用曾鞏　上後有旨起軾以本官知江州中書蔡確張璪受命王震當詞頭明日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頭之卒出手扎從軾汝洲有蘇軾黜居思咎閑歲滋深人材実難不忍終棄之句公即上表謝先是京師盛傳公已白日仙去　神宗

對左丞蒲宗孟並惜父之故公於此表有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之句也

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記錄開其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　祖考神宗因聖祖降迹用漢原廟之制建景靈宮正六官而修典刑元豐間宋神宗用唐六典新官制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前漢蕭育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世王陽與貢禹爲友陽仕至益州刺史貢禹聞之彈冠而待世稱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劉向說苑云聖人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一人向隅獨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乞常州居住表公未至汝上表自言有饑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表朝入夕報可人知神廟之卒喜公也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獨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中謝臣昔者常對便殿親聞德音臣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熏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

喪云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
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
在朝夕與其彊顏忍耻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
告於　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
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
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
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勑獎諭又嘗選
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追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
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
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
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
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横生群言或

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鴈飛集揚雄解嘲云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何足計於朝廷而犬馬蓋帷檀弓仲尼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猶有求於　陛下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

到常州謝表自此以下表皆上宋哲宗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積釁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即便安祗

荷寵靈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誅夷向非
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志不從已
分沒身寄殘骸於魑魅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縱寅奉上帝之眷
命述修　累聖之成謀念此管蒯之微左傳成公九年楚子伐莒遂入鄆君子曰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言備之不可以已也庶幾贊復之舊韓詩外傳曰孔子游少原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夫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蓍薪而亡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而亡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悲者不忘故也賈誼新書曰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失屨行三十步復旋取之左右曰何惜此一踦屨乎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踦屨哉惡與皆出弗与俱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有相棄者風俗通論數曰踦者奇也獲馬一也俾安田畝稍出縲囚飽食無思但日陶
於新化杜門自省當益念於往愆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罪大人微自甘永棄食貧口衆未免求安忽奉俞音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中謝伏念臣猥以凡才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棄六年已忘形於田野泝沿萬里偶脫命於江潭豈謂此生得從所便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公表疏中所稱大皇太后即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也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於蟲魚政此幽頑亦叨恩宥耕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碎首刳肝尚未知其死所

登州謝表 元豐八年五月癸巳朔戊戌責授汝州團練副使蘇軾復朝奉郎知登州先是神廟有復用公之意會晏駕不果至哲宗即位遂有是命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著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紲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中謝）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漢顯傳云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公自元豐二年十二月謫黃州至七年四月始有量移汝州之命）甘如五鼎之珍（牛羊豕魚麋謂之五鼎）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爲平人洗濯瑕疵盡還舊物（左傳云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王獻之夜臥齋中有偷人入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

而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致茲異寵驟及非才恭惟
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　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
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
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寵命過優訓詞尤厚非臣愚
意所克承當（中謝）臣所領州下臨漲海（韓文潮州謝表云臣所領州在廣府
極東界上漲海連天）人淳事簡地瘠民貧入境問農首見父老戴
白扶杖爭來馬前皆云枯朽之餘死亡無日雖在田野
亦有識知恭聞　聖母至明而慈　嗣皇至仁而孝每
下號令人皆涕流（紛　太皇太后垂簾登用一時書舊復　祖宗法每有號令天下人謂
之快活條貫華夷稱爲女尭舜）頗忍垂死之年以待惟新之政言雖
其拙意則可知見朝廷擢臣於久廢之中謂臣愚必有

以少塞其責或能推廣　上意惠康小民而且天資鈍頑學問寡淺心已耗於多難才不周其一身將何以上荅聖知下慰民顒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位大任乃文王之母大姒乃文王之妃見思齊詩行堯舜之仁勤邦儉家永爲百王之令典時使薄歛故得萬國之歡心豈煩爝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求名

登州謝宣詔赴闕表

仕路崎嶇群言摧沮雖死生不變乎已況用舍豈累其懷中謝臣草野微生雕蟲末學昔從　仁廟誤蒙拔擢之恩旋至　神宗亦荷優嘉之禮祗合俯身從衆卑論趨時奈何明　不自知諫於未信屢遭譴罰實自己爲力當勉於苟安悔欲追於何及以此遷延歲月荏苒塵埃望

已絕於朝端志必期於死此蓋 皇帝陛下躬成王之幼賴文母之賢輔成天縱之才訓導日躋之聖斯民多幸神斷至公凡所有為稍復用舊況秉節推忠之士將欲甄收而作新立法之人旋行降黜如臣者擢從遠郡俯畀大邦豈意寒灰之復然韓安國傳云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試其駑馬之再駕每思至此其念尤深

謝中書舍人表元祐元年三月戊午朔辛未詔起居舍人蘇軾免試為中書舍人軾辭不允乃謝而就職

臣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禮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唐百官志云起居郎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居郎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以授史官已塵高選西垣視草文選劉公幹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即中書舍人也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

平生之所望(中謝)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户擅權(南齊書呂文顯永明元年為中書通事舍人与茹法亮等並見親幸時中書舍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户既總重權勢傾天下四方守宰遺餉各年各數百万其後天象失度史官奏宜所損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乖忤由四户乃奏文顯等專擅上虽納之而不能改)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唐故事中書有軍國政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書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談及夫三字之除(即知制誥唐百官志長慶二年勅負外郎知制誥)乃是一切之政但謂内朝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唐穆宗詔曰中書舍人故事佐宰相判按)既任止於訓詞故權移於胥史恬不知恠習爲故常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祖宗官制云元豐間詔稽唐六典以定官制使三省六曹臺省寺監各專其任先以階換官目爲寄祿唯職者任此)當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於四禁(六典中書)

舍人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妄誤所以重王命也俾分領於六曹戒官分紀云中書舍人故事以六負分押尚書六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諸解云鄭國凡有命令必使大夫裨諶適野以草創之東里鄭城中里名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潤色謂華美也其事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除書德音又乏之唐人之譽揚炎傳云炎爲中書舍人与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詔者稱常楊云忽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有十日並照之光楚詞云十日並出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而臣日侍邇英親聞訪道莊子黃帝之崆峒訪道于廣成子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鑒之難逃謂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棄瑕往昔責效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躰周公煩悉

之詔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聖神獨斷出成命於省中衰病增光溢虛名於朝右訓詞之重士論所榮中謝臣聞有言逆心此古人所以顛沛積毀消骨史記鄒陽傳云衆口鑠金積毀消骨非聖主莫能保全臣本受知於裕陵神宗山陵号永裕陵亦嘗見待以國士戰国策豫讓云智伯待我以国士吾故以国士報之嘉其好直許以能文雖竄謫流離之餘決無可用而哀憐收拾之意終不少衰抱弓劍以長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不得上乃悉扳持龍髯百姓皆仰望黃帝既上乃抱弓与胡髯号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号事見史記封禪書又列仙傳云黃帝葬於橋山山南空棺无尸惟劍舄在分簪履之永棄豈期晚遇又過初心紏外御之深嚴極西垣之清要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爲得人

馬周傳云周數言事大宗亦加賞勞俄拜給事中十二年轉中書舍人岑文本傳太宗文本才名夙著李靖復薦之擢拜中書舍人近世所傳有楊億歐陽脩之故事歐公歸田錄云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方二人陳堯佐楊億及修忝預其一亦不試不試而用于今幾人遂超同列之先遠繼前脩之末夫何頑鈍有此遭逢此蓋伏遇

大皇大后陛下憂國忘身愛民如子憂深故任其事者重愛極故爲之慮也長敷求哲人以遺嗣聖所以兼收而並用庶幾有得於其間臣敢不盡其所能期於无愧始終自誓故常以道而事君夷險不同則必見危而授命

謝翰林學士表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名微不稱寵至若驚伏念臣經術空踈吏能短淺少年自守無用於作

新去國生還適逢於求舊初何云補遽辱甄收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聰明天縱法乾坤之廣運體
日月之照微過採虛名使陳薄技司馬遷答任安書云主上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衞之中敢不激昂晚節砥礪初心雖洪造之難酬
盡微生而後已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愧
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甘場屋之
空文言不適時豈朝廷之通論老於憂患望絕搢紳此
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總覽政綱灼知治體收復
祖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録愚忠以厲薄俗敢不臨
寵而懼職思其憂非敢有意於功名庶幾少逃於罪悔
王定國隨手雜録云子瞻爲學士一日鎖院召至內東門小殿時子瞻半醉命以水漱口解酒已而對授以

除日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承旨畢　宣仁太后忽謂官家在此子瞻曰適已起居矣　宣仁曰有事要問内翰前年任何官職子瞻曰汝州團練副使今為何官曰臣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至此　子瞻曰遭遇　陛下曰不關老身事子瞻曰必是出自　官家曰亦不關　官家事子瞻曰豈大臣論薦耶曰亦不關大臣事子瞻曰臣雖無狀必不別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此是　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時停箸看文字則内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稱之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失声　宣仁与　上左右皆泣已而賜坐喫茶曰内翰内翰直須尽心事　官家以報　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徹金蓮炬送歸院　子瞻親語子如此

謝宣召入院表

沈括存中筆談云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故也

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
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温冊命而偃僂

昭公七年孟僖子云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一使華天降一節以趨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淮南王安傳云武帝每為安報書及賜常

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自唐為盛唐百官志云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院專掌內命其後選用益重而礼遇益親雖職親事祕號為北門學士之榮唐劉禕之迁洪文館直學士上元中与元万頃等召入禁中論次新書高宗又密与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号北門學士以其常於北門候進止也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姜公輔為翰林學士歲滿當迁尚書以母老賴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參軍事後白居易為翰林學士歲滿當迁亦以貧淺且家素貧所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豈如聖代一

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金坡遺事云淳化中太宗謂宰臣曰蘇易簡乞朕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今附宰臣李昉以下詔易簡於中書當面宣賜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元豐中神宗一新官制

斈士与六尚書一等佩皆重金然其实始於蒲傳正傳正在翰林因入對宋神宗曰斈士職清祕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爲令葉石林燕語皆嘗引此聯爲證旣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脈聖神雖亮陰不言孔安国云陰默也高宗居亮信默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小毖求助訪落詩云嗣王謀於廟小毖詩云嗣王求助今諸本多作訪落求助疑傳爲之誤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身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陸贄傳始贄入翰林以才幸德宗在奉天甚親倚贄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号內相志嘗在民庶免私人之誚陸贄執藏云頃聞物議尤所不平皆云翰林斈士是天子私人侵敗綱紀使聖朝虧至公之体宰相有備位之名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驵駿周礼夏官下校人云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国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注云降殺之差每廄馬一閑白氏云絶群驵駿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俯僂流汗交并中謝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帛而自薦偶忝縉紳駕款段以言歸馬援傳云援從弟少游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注云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終安畎畝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覽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記緇衣篇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俊民用章無白駒於空谷白駒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不遺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斷金之義繫辭云二

（人同心其利斷金）牽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揚子云睎驥之馬亦驥之乘）臣輒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命服出笥榮動搢紳左驂在庭光生徒馭德不稱物愧無所容（謝中）伏念臣衰朽無功惷愚不孝已分鵜梁之刺（候人詩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敢逃負乘之譏（解卦曰負且乘致寇至繫辭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再惟此恩何自而至此蓋伏遇大皇太后陛下至神廣運盛德兼容躬周公之勤勞而逸於委任寶老氏之慈儉（老子云天下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而修於禮賢致此光榮下及微陋慨然攬轡敢有意於澄清（後漢順帝遣八使范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東以立朝尚可言於賓客

謝除侍讀表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學術本踈老復加於蹇訥官聯愈近職專在於討論退省其愚莫知所措中謝伏以天威咫尺顔末拔以何施聖敬日躋豈群臣之可望非張禹寛中之篤李（班固叙傳云時上鄉學鄭寛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班伯受焉）無量懷素之懿文（褚無量傳云無量杭州鹽官人幼孤貧勵志好學開元中與馬懷素俱為侍讀上顔待甚厚）則何以奉天子五學之游（禮有帝入東學帝入南學帝入西學帝入北學帝入大學之說此之謂五學）求王人多聞之益如臣愚暗何與選掄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卓然生知輔以好學方高宗恭默之後正宣帝勵精之初衆論並陳悉洞照其情僞陳編一覽已周知於廢興察臣衰病而無求庶可親近而寡過故茲拔用驟及疲駑臣敢不温故知新[illegible][illegible]有司之職見危致命更輸異日之忠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北門視草已叨儒者之極榮西垒上賢礼曰帝入西学上賢而貴德復玷侍臣之高選省循非稱愧汗交懷中謝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為職考功課吏無殿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膏澤之潛潤豈臣愚陋亦所克堪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憂思深長德業久大受　先帝投艱之托為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乱之效莫若多聞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於討論奉永日之清閑未知所報畢微生於盡瘁終致此心

賀明堂赦書表二

臣軾言宗祀告成脩　累朝之盛典端門肆眚舍萬宇

之歡心凡有識知罔不增抃躍鼓舞竊謂　祖宗恩信之所
被譬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推作解之仁必在當郊之
歲恭惟　皇帝陛下憲章　六聖左右三靈上帝眷而
風雨時壬人去而蠻夷服講明大禮對越昊天懷柔百
神嚮用五福大河修復奏軌道於東流藩邸頤懷錫鴻
名於丙府臣備員法從待罪守臣想聞路鼗之鼓鍾曾
叨奉引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恩私
臣軾言嚴配礼成民心知孝好生德洽天下歸仁凡蒙
一洗之恩罔有惟新之喜躍伏以功存廟社而辭其礼
德及草木而諱其名此聖人之所難幸微生之親見恭
惟　太皇太后陛下勳高任姒道配唐虞顧惟致治於
和平孰不歸心於保佑合宮均福畢修　累聖之文曾

慶告成不居　先后之位

初哲宗有請　太皇太后

御文德殿服冠冕受冊中书

舍人曾肇言天聖二年仍制之議　皇太后受冊於崇

政殿　仁宗特詔有司政文德殿請人下一時之訓祖

兆典決　今皇帝述　仁宗故事以操崇奉之礼臣謂

大皇大后簡於此時特下明詔祖長入全两制之議於

崇政殿受冊則　皇帝之孚愈顯　大皇人后之德愈

尊两訊俱得矣　大皇大后嘉孙三月丁巳詔曰顧予

家薄背破上比　章獻可此祓

崇政殿後以呈又詔俾冊礼

臣職叨禁從身遠闕庭

既於渙汗之私溥露動植更書謙光之美獨冠古今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六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表

謝賜御書詩表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四
杭州謝表二　杭州謝放罪表二
潁州謝表二　揚州謝表二
定州謝表　英州謝表
惠州謝表　昌化軍謝表
量移廉州謝表　量移永州謝表
提舉玉局觀謝表

賜御書詩表　公嘗有謝賜御書詩敘云九月十五日迩英講論語終

篇賜凱政講讀史官燕于東宮又進中使就賜御書詩一首臣軾得紫薇花絕句其詞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是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此表是也絕句乃白樂天詩

臣軾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賜

臣御書詩一首者玉斝上尊說文云斝玉爵也或說斝受十六升行葦詩云或獻或酢洗爵奠斝注云夏曰醆商曰斝周曰爵漢舊儀丞相疾瘳視事則賜以養牛上尊酒霈若雲

天之澤需卦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寶章宸翰煥乎奎壁之文晉天文志云奎十六星鄒魯之分野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喜溢心顏光生懷

袖公謝賜　御書詩有云洒翰捷拜千金賜一紙鸞翔回鳳字蒼顏白髮便生光袖有驪珠三十四公自注其下云日所賜詩并題目中又臣姓名凡三十四字　謝伏念臣猥緣末技司馬遷傳云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又幽通賦云北阿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躭躬於道真獲玷

清流早歲數奇數奇謂不耦見李廣傳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

得依日月之光蕭曹贊放日月之末光入侍燕閒與聞講學率桓榮之業後漢書桓榮傳光武用榮為太子少傅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太子報之以書建武三十年拜爲太常因人而成史記毛遂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登劉洎之床唐書劉洎本傳云太宗好正義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已上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群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床罪當死請付法帝笑而言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則臣豈敢夫何珍賜亦及纖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逼於鍾王魏鍾繇字元常尤善書王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唐文宗見柳公權題殿壁字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心慕手追陋文皇之曲學晉史唐太宗御製王羲之傳贊云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一人而已筆縱字大笑宋武之末工宋書劉穆之傳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之公但縱筆為大字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高祖即宋武也知臣遭遇之難欲以顯榮

其老鏤之金石庶傳玩於人人付與子孫俾輸忠於世世

世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 大中祥符閣始建龍圖閣以尊藏太宗御製御書文集及書帖等閣在會慶也西偏北連禁中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中禁寶儲上應奎壁之象 先朝謨訓遠同河洛之符肆職其間省躬非據中謝伏念臣學非有得愚至不移雖叨過實之名卒無適用之器少時妄意蓋嘗有志於事功晚歲積憂但欲歸安於田畝屬聖神之覆運荷識拔之非常猶冀桑榆之收遽迫犬馬之疾力求閑散庶免顛躋豈謂 皇帝陛下聖度包荒天慈委照察其才有所短不欲彊置之禁嚴知其進不由人故特

保全其終始遂加此職以責其行臣敢不仰緣末光益
勵素守往何之而不可中無愧之爲安但未死亡必期
報塞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
知杭州者比緣淸窃（唐百官志云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已後始號北門學士以其常在北門候進止也）久愧素飡內閣深嚴（前漢藝文志引七略曰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外則有大常大史博士之藏）復膺殊寵以榮爲懼
有靦在顔（中謝）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多忤遭遇
仁祖
忝竊賢科（仁宗嘉六年公年二十六應中制科）繼蒙
英廟之深知（英宗在藩邸聞人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舊例止欲召試祕閣 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事見公墓誌）尤荷裕陵之見器（公嘗上學校貢擧議 神宗喜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對每讀公表疏屢有奇才之歎）而流離若

此窮薄可知晚覩日月之光常恐缾罍之溢蒙裁詩云缾之罄矣維罍之恥故求閒散以避災迍豈謂　太皇太后陛下天高聽卑坤厚載物愛惜臣下固無異於子孫委任官師本不分於中外致茲衰病不失清華然臣辭寵而益榮求閒而得劇雖云稍遠於爭地尚恐終非其久安敢不磨鈍自修積冰知戒庶全孤節少答殊私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臣軾言伏蒙聖慈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匹者出笥之珍孔安国注惟衣裳在笥云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已華朽質解驂之賜史記晏子傳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塗解左驂贖之益耀投觀顧惟何人亦被茲寵中謝伏念臣少而拙訥老益疎愚山野之姿非文繡之所及疲駑之質雖鞭策以何

加方祈冗散之安更忝便蕃之錫此蓋伏遇　皇帝陛
下緝熙儒術網羅人材不愛車服寵數之章使爲吏民
瞻望之美據鞍有愧馬援據鞍矍鑠東征知榮敢不奉以牧民
永思去害之指黃帝於襄城下見牧馬童子而問理天下童子曰爲天下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事見莊子施之大邑庶無學製之傷左傳襄公六年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吾愛之夫往而學焉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
臣輒言伏蒙聖恩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
轡一副馬一匹者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采芑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注云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康侯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晉卦云晉康侯用錫馬蕃庶六二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惠澤所加臣工知勸中謝伏念臣資
材朽鈍學術空疎刓茲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美荷寵

章之蕃庶人以爲榮顧形影之支離（莊子云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上召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臣惟自愧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知人堯哲徧物舜仁時遣拾遺補過之臣（汲黯傳云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出爲承流宣化之任（董仲舒策云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子衣安吉不待請而得之（無衣云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其序言武公始幷晉國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是待請命而後得服也）我馬虺隤（卷耳注云虺隤病也言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蓋知勞而賜者敢不勉思忠盡務報恩數永惟廐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獄市之寄（見前）以副上心（上注）

右臣伏蒙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匹者錫之上（四上駟見史馬記孫臏傳）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莊子顏闔曰忘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執鞭請事顧

影知慙恭惟　皇帝陛下禹儉中脩堯文外煥長轡以

御率皆四牡之良（四牡四牡詩云騑騑）所寶惟賢豈從三品之貴

出捐車服收轡事功而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

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

（趙德麟五侯鯖云東坡年十餘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對衣金帶并馬表老蘇令坡疑之其間有匪伊世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賓曰此子他日匪嘗自用之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丞旨仍益之云結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然公句入輸垂與除承旨凡兩枝賜至以龍李知頓州復拜比賜故後表中有四年三錫之語今德緘謂之除承旨時者誤也）徒堅曉節難

報深恩

右臣伏蒙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鞍轡

馬一匹者出爵之珎以旌有德在坰之駟（魯頌駉駉牧馬在坰之野）

豈及無功而臣首尾四年叨塵三錫省躬內灼服寵汗

流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自居龍光四達德被海宇豈惟一襲之衣叔孫通傳云秦二世賜通帛二十匹衣一襲上下皆具始今人呼爲一副也後漢左則云卑恢具曰裴恩結華夷何止十圍之帶後漢虞延東平王蒼皆腰帶十圍群賢在馭六轡自調而臣頃以衰羸止求安便奉宣德意庶幾五袴之謠後漢廉范遷蜀郡大守不禁民夜作但儲水防火而已故百姓有平生無襦今五袴之歌收斂壯心無復千里之志文選魏武帝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更期力報有愧空言

杭州謝表年譜云元祐四年東坡年五十四任翰林學士言事忤時宰意奏乞外補遂有杭州之命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始衰而病豈非滿溢之災乞越得杭公初乞越州得定州後自定州復乞越州遂得杭州又過平生之望中謝伏念臣

起自廢黜驟登禁嚴（公謫黄州凡五年有量移汝州之命繼而起廢知登州到郡五日以郎官召到省除起居舍人元祐元年除中書舍人尋還翰苑）畢命驅馳未償萬一懷安退縮豈所當然蓋散材不任於斧斤（莊子人間世篇匠石見櫟社木其大蔽牛匠石不顧弟子問之曰已矣勿言矣是散木也）而病馬空棄於芻粟故求外補以盡餘年豈期避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緝熙光明無爲蓋虞舜之仁篤學有仲尼之智而臣猥以末技日奉講帷凜然威光近在咫尺（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顏咫尺）惟古人責難之意每不自量方　陛下好問之初遽以疾去推之理數可謂奇窮荷眷遇之不移竊恩榮之愈重雖雨露之施初不擇物而犬馬之報期於殺身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

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入奉蔡嚴出膺方面後漢竇融傳融以兄弟並受爵久專方面數上書求代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卅中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轍扑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惷迂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奉於德音公乞罷學士劄子云臣近因宣召面奉聖旨何故發入文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狀對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　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實心勿卹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死生不移更誓堅於晚節

杭州謝放罪表元祐四年公知杭州日有人戶顔益顔章以揑纂紬絹納官揀

（淑遂聚衆喧訴一本州既已決訖云獨判云顏益顏章齎臂一本路從者數百人以鍋刺長吏脅制監官盡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詔有法外刺配情罪之行朝典得旨放罪事見公奏議中）

臣轍言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顏章顏益二人上章待罪奉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杜周傳云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事專以人主意指為獄注云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戰國策李牧居代鴈門以便宜置吏又蕭何傳云何守關中事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曲荷天慈不從吏議（中謝）伏念臣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患形于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于政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衆言恭惟　皇帝陛下濬哲生知清明旁

逮委任群下退託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過咎祗服簡書著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非有貸捨用益廣於寬仁

亂群之誅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姦猾之敢行方俟譴何（賈誼曰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法不譴責也何問也）豈期寬宥（中謝）伏以法吏綱密蓋出於近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 祖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墨之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顧臣不才難以議此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得天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累而臣始終被遇中外蒙恩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加貸捨以

示寵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爲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
率從

潁州謝表 元祐六年八月戊子朔辛卯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爲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軾與程頤不相能黨以頤之遂彈奏軾詩連文考摭劾由此職司出知潁州又除知眞德軍後二歲軾自知杭州以翰林承旨召至則忌已爲侍讀出軾懷不自安力求外補疏入未報而易之當上矣時御史中丞趙君錫亦同論之軾即日家告待罪上於是許其外補遂有是命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避嫌引疾懇無國士之風識分知難粗守人臣之節曲蒙溫詔遂假名邦已見吏民惟知感歎謝中伏念臣早緣多難無意軒裳晚以虛名偶塵侍從雖云時可每與願違既未決於歸田文選張衡嘗著歸田賦故

力求於治郡慈母愛子但憐其無能明君知臣終護其所短自放投老漸獲安身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臨民剛柔布政參天地而有信喜怒不陳體水鏡之無心三國蜀志龐德公謂司馬德操人之水鏡也忠邪自辨致茲愚直亦克保全雖任職居官無過人者而見危授命蓋有志焉臣輒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責輕求即滿盈於小器豐年事簡非徒飽暖於一家王元之滁州謝表云諸縣豐登少公事全家飽暖荷君恩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中湖伏以汝潁爲州邦畿輔首土風備於南北人物推於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後漢范滂字孟博爲汝南大守以宗資爲功曹郡人諺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

脩之遺風晏元獻公殊慶曆中嘗知潁州歐陽文忠公脩自揚州徙知潁州顧臣何人亦與茲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丕承 六聖總攬羣英生知仁孝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簪履之舊物嘗忝帷幄之近臣奉事七年崎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 置之安地養此散材更少勉於桑榆誓不忘於畎畝

揚州謝表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知揚州臣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任訖者支郡養痾栽能免咎通都移牧自愧何功曼玷恩榮實深慙汗中謝伏念臣早緣竊祿稍習治民在先帝朝已歷三州公在神宗朝先知密州自密州知徐州又知湖州近八年間復忝四郡公在哲宗朝先知登州後入朝為翰林學士奏乞[illegible]外遂知杭州被召除翰林承旨俱職上

數月以弟嫌請郡知潁州在任誠差知揚州時元祐七年也事見年譜平生所願滿足無餘志大才疎信天命而自遂人微地重恃聖眷以少安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子惠萬民器使多士以謂朝廷之德澤付於郡縣與監司乃眷江淮之間久離水旱之苦鄰封二浙饑疫相薰積欠十年豐凶皆病臣敢不上推仁聖之意下盡疲駑之心庶使流亡少寛憂軫一麾出守文選顏延年詠阮始平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本言麾去之麾而杜牧之詩云欲把一麾江海去乃誤以為旌麾之麾後人多承誤用之方愧踰安十國為連王制十國爲連連有帥復膺龍寄恩榮既溢慙汗靡寧中謝伏念臣本以鄙生冒居禁從頃緣多病力求潁尾之行曾未半年復有廣陵之請益以魚鳥之質老於江湖之間習與性成樂居其舊天從民欲許擇所安恭惟　皇帝陛下欽明文

思剛健純粹天功默運灼知萬化之情人材並收各取一長之用如臣衰朽尚未退遺命至褰而祿已盈每懷憂懼志雖大而才不副莫報恩私

定州謝表

兵民重寄本禦侮以折衝疆場乂安但坐嘯而畫諾才微祿厚恩重命輕翀伏念臣一去闕庭三换符竹坐席未暖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於道路未經周歲復典兩曹朝廷非不用臣愚惷自不安位所宜竄逐更冒寵榮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离明正中乾健獨運追述　東朝之遺意（灌夫傳上賜竇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收此散材眷言西學之舊臣（禮曰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公嘗爲侍讀故云）付之善地致此衰朽尚未棄捐臣敢不勤卹民勞密脩邊備

苟無大過以及朞年漸還魚鳥之鄉以畢桑榆之景

英州謝表

紹聖元年四月壬子知定州蘇軾落端明翰林二學士知英州以侍御史來之邵言其所作詔詞語涉譏訕故也

罪凶義絶誅九族以猶輕威震怒行寘一州之大幸驚竄方散感涕徒零中謝伏念臣草芥賤儒岷峨冷族襲先人之素業借一第以竊名雖幼歲勤勞實學聖人之大道而終身窮薄常爲天下之罪人　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　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恩深報蔑每憂天地之難欺福少禍多是亦古今之罕有自悲棄物猶欲竊天惟　上聖纂宗廟之圖方　太母聽簾帷之政招延俊乂登進老成何期章句之諛材使掌絲綸之要職凡一時黜陟進退之衆皆兩宮威福賞罰之公既

在代言敢思追責苟不能數揚　上意尊朝廷於日月之明則何以聳動四方鼓號令於雷霆之震固當昭陳功伐直喻正邪豈臣愚敢有於私心蓋王言不可以匿指當時之天奪其魄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原叔即同但謂守官今日之臣肆其言期於必戮類父母之深憫免子弟之皆誅罪雖駭於衆聞恩終歸於內恕不獨再生於東市晁錯朝服而斬於東市猶令尸祿於南州累歲寵榮固已太過此時竄責誠所宜然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域蒼顛素髮誰憐衰暮之年恩重丘山感藏骨髓此蓋　皇帝陛下睿智雖天錫行自生知巍巍繼　六聖之神休孜孜盡　三宮之孝養哲宗即位尊太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德妃朱氏為皇太妃是為三宮深原心迹曲示哀矜

臣實何人恩常異衆在先朝偶脫於誅戮故此日復煩於典刑頑突若斯生存何面臣敢不益勵悔過左傳楚文王過鄧鄧人祁侯甥之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君不早圖後君噬臍吞舌知非燕用子曰荆軻見燕太子太子曰田先生今死矣乎軻曰光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可信向軻吞舌而死革再三而不改之非庶萬一有善終之望殺身莫贖敢懷窮困之憂守土非輕尚牧遐荒之俗儻先朝露之化漢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文選曹子建表曰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徒懷結草之忠已見上注

惠州謝表紹聖元年八月甲子敕中書省臣僚入劄子言軾雖已責降未厭輿論六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蘇軾可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臣軾言先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議郎知英州軍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參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畀之民

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云尚荷寬恩止投荒服中謝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守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迹其狂妄父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困卦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蓋擢髮莫數其罪史記范雎傳須賈謝雎曰雖擢賈之髮不足以數賈之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面呂氏春秋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羅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誰能為此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於是四十國同時歸之舜干舞于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厩犢之馬猶獲蓋帷檀弓孔子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觳觫之牛得逹刀几臣敢不服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

以瘴癘之地魑魅為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記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

昌化軍謝表紹聖四年二月蘇軾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責詞罪其託訕詞以肆誣詆故也

臣軾言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並鬼門而東騖山水志容州二州界有鬼門關諺曰若渡鬼門關十去九不還言多炎瘴也浮瘴海以南還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謫中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

窮途晉阮籍每行至途窮輒慟哭而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於海外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量移廉州表自昌化軍貶所謫徽廟登極大赦授量移廉州安置

使命遠臨初聞跂瞻詔辭溫睠乃返驚魂拜望闕庭喜溢顏面否極泰至雖物理之常然昔棄今收豈罪餘之敢望伏讀知幸揮涕無從中謝伏念臣頃以狂愚冒罹譴責荷 先朝之厚德寬竄律之重誅投畀遐荒幸逃鼎鑊風波萬里顧衰病以何堪煙瘴五年賴喘息之猶在憐之者嗟其已甚嫉之者謂其太輕考圖經正繫海隅以風土疑非人世食有併日儒行云儒有易衣而出併日而食衣無

冬淒凉一身顛躓萬狀恍若醉夢已無意於生還豈謂優容許承恩而近徙雖云僥倖實有寅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聖由天縱舊勞于外爰知小人之依堪家多難監于先生成憲奉 聖母之慈訓擇正人而與居凡有嘉謀出於睿斷憫臣以孤危寡援祭臣以始終復從許以更新庶其改過雖天地有化育之德不能使臣之再生雖父母有鞠養之恩不能全臣於必死報期碎首言豈渝心濯去泥塗左傳云猝在泥塗已有遭逢之便攬開雲日復觀於變之時此生豈敢求榮勲已但知緘口家語觀周篇云孔子入后稷之廟々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謹言人也

謝量移永州表又自廉州經皇子赦恩授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

島上囚拘分安死所天邊涣汗詔許生還駐世之寬自

招合浦方輿志曰廉州即合浦郡秦象郡地漢置合浦郡隋置廉州出原有招郡辭感恩之淚欲漲須波中謝伏念臣生而愚朴少也艱勤倀〻而行記云猶瞽者之無相與張〻乎其何之不知所届衝〻而活揚子云如衝行騶路徑〻而活君子不費也何以爲生言則招憂動常速禍顧已於時齟齬使人費力保全　仁宗之朝早得名　神考之朝終見貸謂宜飭躬自省去惡莫爲而力肆言元祐之間放意太平之際凡獲不虞之譽宜任非常之寄過既暴聞衆知不赦　先皇帝明罰勑法使萬里以思愆　今天子發政施仁無一夫之失所凡在名籍舉賜洗滌俾離一海之中復至五嶺之外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謂之五嶺拜天恩之優厚知聖化之寬庸挈是破家航以一葦蛟鰐潛底風濤不驚遂齊編户之民不爲異域之鬼覩偕飛走謝

施乾坤天日彌高徒極馳心於魏闕（子中山公子牟謂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鄉關入望尚期歸骨於眉山殘生無與於殺身餘識終同於結草

提舉玉局觀謝表（時元符三年十一月癸亥朔有玉局之命）

臣軾言臣先自昌化軍貶所奉敕移廉州安置又自廉州奉敕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英州又奉敕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者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不自意全適有天幸皆用西漢全句）驟從縲紲復齒搢紳（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倡狂妄行（莊子云倡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怨尤會真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為冥頑迨茲起廢之初倍

賁生成之力終蒙記録不遂棄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正位龍飛對時肯変神武不殺豈非受命之符清淨無爲坐獲消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之微共霑雷雨之解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没齒何求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詩文發源云東坡有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詩云莫歎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又有過嶺一絶云劍南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為玉局遊而東坡竟終於玉局觀